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集解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士煌

毛詩集解卷七

宋 段昌武 撰

鄭

朱曰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鄭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曹曰隠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則桓武莊三世父子相繼為司徒可

知而莊公不克有終故其美止於武公而已　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鄭曰今河南新鄭是也　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朱曰周官大司徒掌邦教之官也國人鄭人也　黄曰善善云者見武公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曰善善云者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云耳　東萊曰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

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武公父子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曰緇黑色孔曰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曹曰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皮弁以視朝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

以白鹿皮為冠以白狐皮為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為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為冠以黑羊皮為裘以緇布為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為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葢既朝于天子而退適治事之館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程曰宜言其稱　毛曰改更也適之館舍也

蘇曰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　孔曰猶今朝堂諸官治事之處也考工記說王宮外有九室九卿於是朝焉　毛曰粲飡音孫也　王曰粲粟治之精鑿者　朱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　曹曰白粲之刑謂坐擇米使正白也　范曰

桓公武公之為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

之愈久而愈不厭　朱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范曰親之也）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橫渠曰愛之無斁既欲新其衣服又欲饋之飲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曰好猶宜也　鄭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毛曰蓆大也程曰蓆有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蘇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於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

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為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其不忍者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

出奔共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之名也孔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東萊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李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

朱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毛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曰園所以樹木檀彊韌之木孔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東萊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待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鄭曰洵信也　歐陽曰國人愛之以為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

呂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

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曰冬獵曰狩　歐陽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歐陽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别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范曰莊公之于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材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

鄭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于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于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袒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于手馬騁于道如織組之為　毛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

服諧和中節董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服制於衢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

朱曰烈熾盛貌　毛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　陳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　朱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戸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曰乘黃四馬皆黃　鄭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朱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　毛曰揚光也忌辭也　朱曰抑發語之辭　毛曰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紂亮反弓忌

毛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他刀反弓孔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弢朱曰鬯弓囊也鄭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

希射者葢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東萊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叚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耳豈知有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

胡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

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 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翔

鄭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 毛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 鄭曰駟四馬也 毛曰介甲也 孔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 鄭曰二矛酋矛夷矛也

孔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一矛而有二備折壞 毛曰重英矛有英飾也孔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 王曰英之以毛羽 朱曰翱翔無事之貌 鄭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毛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曰荷謂刻矛頭受以處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節相負荷也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勑由反中軍作好

（呼報反）

毛曰軸河上地也（孔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曰陶陶樂而自適也　鄭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土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東萊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

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曹曰羔裘詩凡三篇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則專刺其君唐羔裘刺時也則專刺其臣鄭羔裘刺朝也則并刺其君臣何以知其然耶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

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說者曰飾猶褎也君子謂大夫也君裘用純物臣宜下之故其褎飾之以異皮檜羔裘之一章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二章曰羔裘翺翔狐裘在堂三章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所謂君衣狐白裘諸侯之命服也朝於天子則服之而檜君服之於私朝故知專刺其君也唐羔裘一章言羔裘豹褎則士大夫之服耳故知專刺其臣也若夫鄭羔裘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是刺其君也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刺其臣也故知并刺其君臣也

羔裘如濡音儒洵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似朱反

朱曰羔裘大夫服也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　毛曰如濡潤澤也　歐陽曰洵信也　朱曰直順也　韓詩侯美也　朱曰其語助辭　鄭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　毛曰渝變也　朱曰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

奪也鄭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　蘇曰言德稱其服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曰豹飾緣去聲以豹皮也孔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褎飾異皮　孔甚也　朱曰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此　毛曰司主也　曹曰當文公之時君失其德朝無直臣拒叔詹之諫而結怨于霸主因天王之使而召兵于翟人其君臣之間直道不行可知矣故作詩者俱以直道而責之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曰晏鮮盛貌 曹曰說文曰天清為晏羔裘晏兮言其服之而晏温也 朱曰英裘飾也粲光明也 毛曰彥士之美稱 曹曰羔羊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織為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 程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

反故也

毛曰遵循路道摻擥音覽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寁速也孔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曰君子去其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絶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曰魗棄也孔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曰好舊好也

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呼報反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翱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東萊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朱曰明星啟明之星也先日而出者 鄭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增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以生絲為繩也 朱曰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鄭曰夫婦相警覺以夙興 朱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

而士曰昧旦言不止于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星已出而爛然毛曰言小星已不見也曹曰日將出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流于宴昵之私可知也　歐陽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

朱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朱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故謂其夫既得凫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孔曰琴瑟之樂在手侍御）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朱曰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蘇曰招來而與

之友者也　毛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朱曰此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呂曰雜佩非獨玉也觽燧箴管悅帨凡可佩者皆是也　曹曰佩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此其備者也謂之雜佩則不必備也若詩所謂佩玖佩玉瓊琚皆得以為佩矣　鄭曰贈送也順謂與已和順　朱曰順愛　毛曰問遺也　孔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以物謂之問　朱曰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

親愛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佩飾之玩也張曰婦人之好德甚于男子也 南軒曰讀女曰雞鳴之末章以婦人之見而及於其夫子問學成德之事其道行於家人可知矣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鄭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張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

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　鄭曰洵信也　毛曰都閑也（孔曰都者美好閑習）

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王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曰英猶華也　朱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劉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

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善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强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説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

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

語辭　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

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　鄭曰游猶放縱也

毛曰龍紅草也孔曰龍草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張曰游龍是紅草也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　董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孔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范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洛反）兮剌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曰蘀槁（古老反）也　鄭曰槁謂木葉也　孔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　蘇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　陳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　鄭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毛曰漂猶吹也　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

鄭曰權臣祭仲也　程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碩

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
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范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
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
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
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　毛曰憂不能息也

東萊曰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曰惠愛也 說文溱作溍云溍水出鄭 歐陽曰彼大國者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爾 朱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 鄭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 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　鄭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孔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曰昌盛壯貌　孔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

於寢堂　程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曰褧禪(音丹)也蓋以禪縠(戶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袡(如鹽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朱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

（所留反）也（孔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阪（彼宜反）者曰阪（孔曰阪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朱曰門之外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朋之辭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曰栗行道上栗（孔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即就也　朱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

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曰興也　陳曰淒淒寒涼之氣　毛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朱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曰瀟瀟風雨聲　毛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曰晦昏也　鄭曰已止也　范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程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

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王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沛于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　范曰無患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鄭曰嗣續也　程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强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絶於善道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兗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不來者言其不

一來也

佻他羔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曰佻達往來相見貌程曰佻輕躍達放恣鄭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别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毛曰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鄭曰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　鄭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　孔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惟我與汝二人而已　毛曰廷誑也　范曰揚之水不流束楚

弱也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閒此忽之所以亡也　東萊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强公子復多其臣大都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

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朱曰五爭首尾二十年孔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　魯曰詆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

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毛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

孔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范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曰彼衆女之中有者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者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曰門之外有副城曲以障門者謂之闉同荼英荼也鄭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曰茅蒐染巾也朱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曰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

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　朱曰野有蔓草
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
以適我願矣歐陽曰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毛曰瀼瀼盛貌臧善也　朱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
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范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

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王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為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於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子徐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　李曰說文云渙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疏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曰既已也

洵信也毛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　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　黄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

離也　東萊曰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陳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　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鄭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寛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寛大可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朱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曰瀏深貌殷衆也　鄭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七

毛詩集解卷八

宋 段昌武 撰

齊

朱曰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漢地理志云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逄公柏陵商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于此地至周成王時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師古曰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

也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曰齊世家云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望其後裔也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孔曰漢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淄水臨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遂為大國曹曰及管蔡作亂成王乃使召公命太公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專征伐今青齊濰淄等州是其地也鄭曰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曹曰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

公徙都薄姑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曰哀公不辰癸公子當懿王時　陳曰哀公荒淫留色詩人本其事出於衽席之失助故作詩以思古賢妃　黄曰周宣王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致使君王失禮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于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戒賢妃貞女所當然也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朱曰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孔曰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毛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孔曰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然後遂告去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李曰心苟存焉則聞蠅聲以為雞聲不在焉則雖雷鼓在側而不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朱曰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毛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孔曰按列女傳稱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也士昏禮注云纚緇髮廣充幅長七尺笄今時簪

毛曰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　朱曰此再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朱曰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　爾雅曰薨薨衆也

朱曰甘樂也會大夫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

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蘇曰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蚤作無乃以我之故而幷以子為憎乎曾曰無庶子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

王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于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

也　鄭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王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猺亦作巙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猺崔靈恩集注本作嶩　董曰考輿地記嶩猺巙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曰昌盛也臧善也　朱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狼牡貛乎九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數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東萊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

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曰俟待也　鄭曰我嫁者自謂也　毛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鄭曰素為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紞孔曰紞即今之條繩用雜采線織之素色分明

目所先見故先言之　毛曰瓊華美石　鄭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　孔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　張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　張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著於庭於堂而已　孔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　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

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曰青紞之青　毛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東萊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

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内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釋文曰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朱曰履躡也　鄭曰即就也　朱曰言躡我而相就也

程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

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曰發行去也謂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苦結反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鄭曰挈壺氏掌漏刻者　孔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于水上令水漏而刻下　程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萊曰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　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曰上曰衣下曰裳　鄭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

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

臣之朝别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

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曰晞明之始升　朱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

朱曰瞿瞿驚顧之貌　毛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

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程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鄭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　鄭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　孔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呂曰上二章

罪襄公所謂曷又懐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　朱曰從相從也　呂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

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為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居六反）止

毛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横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

朱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横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

妻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為不能禁制　東萊曰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曰克能也　朱曰極窮也　李曰析薪者必用斧

亦猶娶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為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　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

蘇曰無田甫田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

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東萊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土訥反而弁兮

毛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　釋文

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　毛曰弁冠也　孔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孔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　蘇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東萊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

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

孔曰網小而柄長謂之畢掩兔之網也曹曰古者禽獸多或為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為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寄軍政焉皆所以修民事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曰盧田犬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為田犬也 朱曰令令犬頷下之環聲 毛曰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陳曰此詩與孟子言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同意 朱曰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蘇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朱曰鬈鬚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曰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朱曰偲多鬚之貌傳所謂于思即此字通用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曰閑梐枑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曰興也笱所以捕魚也梁魚梁也　陸疏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

胡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為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之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

張曰反歸於齊也　毛曰如雲言盛也　楊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_{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陸疏曰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

鰱或謂之鱅　毛曰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　毛曰水喻衆也　朱曰言其從之

者多如水之流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朱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禚四年春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齊侯于防冬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曰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户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之飾）　朱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　蘇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開改反

毛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驖驪之色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東萊曰齊子豈弟蓋于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歐陽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泲今須城之

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　毛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翺翔猶彷徉也　鄭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　李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朱曰遊敖猶翺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　李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藝而不能

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　朱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　王曰趨蹌之巧也　鄭曰臧善也　朱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

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　王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

朱曰侯張布而射之也　毛曰二尺曰正　孔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　鄭

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朱曰言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　選齊孔曰善舞齊於樂節也　貫中王曰貫而中革　四矢乘矢　鄭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　范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故卒章深非之

東萊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盖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言外一章歎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也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八